



COLLECTIONS

收藏



天珠

撰文·摄影：刘翔
审阅：凝水

天珠，是喜马拉雅山区神秘的瑰宝，很多文献将它列为当今世界上单品价值最昂贵的珠宝之一。藏族一直将天珠视为传世之宝，自古以来天珠就能够兑换马匹牛羊，藏民也坚信天珠有着神奇的护佑功效。

我和黄勇先生走进拉萨市八廓街的一家古玩店，和其他古玩店一样，门口专门有一个柜子售卖天珠。我没看一眼，就佯作专家般告诉店主，这些都是假的，我要买真天珠。

店主没有解释，径直把我们带到里屋，伴着昏暗的灯光，递上一张名片——扎西。扎西转过身，打开墙角的保险柜，从最里处拿出一个布包，又一层层地打开，露出了一颗两眼天珠。

“多少钱？”我问道。

“20万！”扎西回答。

“是真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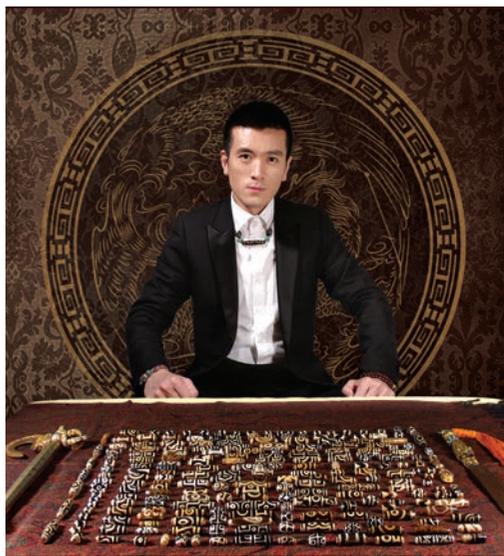
“当然了！不然放在保险柜里干嘛！”

黄勇与我对视一笑，带我离开了这家店。

黄勇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在拉萨研究西藏宗教和文化已经十几年了，以网名“拉萨河1号”为人熟知，著有专著《拉萨尼寺梵呗》和《藏文藏语佛学教材》，收集有上百颗天珠，而特殊图腾的断珠标本更是有数百枚之多。他告诉我，扎西虽然是藏族名字，但他并非藏族。从递名片到开保险柜的一整套程序，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天珠，是喜马拉雅山区神秘的瑰宝，很多文献将它列为当今世界上单品价值最昂贵的珠宝之一。藏族一直将天珠视为传世之宝，自古以来天珠就能够兑换马匹牛羊，藏民也坚信天珠有着神奇的护佑功效。不丹王国视天珠为国宝，禁止出境，2010年旺楚克国王大婚时，王妃佩玛便佩戴一串天珠和珊瑚搭配而成的项链。近年来，天珠更因得到众多名人的青睐而掀起一阵收藏热潮。天珠的起源一直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猜测和传说，奥地利藏学家内贝斯基经过社会调查，在1956年出版的《西藏的神灵与鬼怪》一书中，阐述了藏族对天珠起源的种种猜测：一说天珠为天降宝物，是吉祥天母的眼泪所化；一说天珠为灵虫幻化，可以在草原上捕捉到；还有人说阿里地区有天珠泉，古代一直有天珠喷涌……我沿途问了许多藏民，不管他们倾向于哪种说法，最后都达成一个共识：他们都不相信天珠是人工制成的。而事实上，无论是样式规则寓意神秘的镶嵌图案，还是历史在天珠上所留下的印记——包浆、风化纹、以及绳子与孔道摩擦的痕迹等，都在告诉人们，天珠是高原的先民们在数千年的历史中积淀下的瑰宝和遗存。

学者们一直试图从客观和科学的视角来探究这种蒙着神秘面纱的古珠，比较公认的看法是将天珠视为蚀花玛瑙珠的一种。蚀花玛瑙珠集中出土于距今四五千年的青铜时代的两



天珠收藏家杨子（上图）和黄勇的部分天珠收藏（左页）。

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诸文明遗址中，并广泛分布于西起地中海、东至我国两广地区的古代遗址中。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西方学者专门研究过蚀花玛瑙珠的制作。英国考古学家麦凯记录了古代玛瑙蚀花的工艺——用小苏打、白菜花浆和水混合制成颜料在玛瑙表面绘制图案后加热。其后的考古学家贝克又将蚀花玛瑙分为型一、型二和型三三种工艺加以阐释。我国考古学家夏鼐教授也在1972年对国内出土的蚀花珠进行过论述。但这些蚀花玛瑙珠在藏族眼中皆非天珠，只能被视为等级较低的“旁系”。

带着种种疑惑，我和黄勇来到大昭寺观摩真正的天珠。大昭寺的主供佛为觉沃佛，即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等身像，为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和亲藏王松赞干布时由长安带来的陪嫁。觉沃佛一直是西藏的至圣瑰宝，是历代藏族信善进藏朝拜的胜迹。最早在明朝永乐年间，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携弟子信善为大佛供奉了五佛宝冠，并在宝冠上镶嵌了诸多殊胜珍宝，其中就以多颗天珠最为引人注目。清康熙年间，当时的藏王桑杰嘉措也供养过镶嵌天珠的宝冠。而现在的宝冠则为2010年诸信善出资重新供养，法冠上镶嵌有70多枚天珠，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法冠正中的双线九眼天珠。

黄勇告诉我，八年前他曾有幸拿到过这颗天珠，但因为价格无法承受而没有请养。后来，一位居士供养了他的上师



日喀则民间市场

与出土的数千年前的项链装饰品如出一辙，如今的康巴人依然将诸多形制不同的珠宝串成一串，挂在脖子上售卖。一串珠子里有真有假，全凭买家眼力。

交易方式也采用非常古老而隐晦的袖语完成，交易双方通过在袖筒中拨动手指来讨价还价，既能防止语言不通造成误会，也不会被旁人知晓交易细节。

一百余万元，于是上师买下这颗天珠，供养给觉沃佛，这也是宗教的幸事。再后来，随着天珠的价格越来越高，拿天珠供养的人也少了。

我静坐台下，远远地瞻仰着觉沃佛，也远远地瞻仰着天珠。觉沃佛在大昭寺已有上千年，这些天珠制作完成亦已上千年。数千年前，人们通过种种不为人知的工艺制作成天珠时，一定不会想到它会给后世带来如此多的神秘故事和殊胜传说。天珠经过无数代人的沿传，身上留下了种种岁月的痕迹，但它依然完整美丽。每个天珠的拥有者都只是一个过客，然匆匆相遇相知，已是极快乐的事了。

藏传佛教对天珠的传承和推广功不可没，但天珠的制作时间要早于藏传佛教在西藏弘法的年代。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全涛带队，对西藏札达县象泉河上游的曲踏墓地进行了发掘。在这个大约1800年前的象雄时期贵族墓葬中，除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陶器、木器和青铜器之外，还出土了一颗措思虎牙天珠，这是迄今为止唯一能为天珠的制作年代提供考古依据的珍品。

一直以来，天珠极少在文献资料中出现，而当前能掌握的考古资料对于解释天珠的各种谜题也略显单薄。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以前是做什么用的、是本地藏民制作还是外来文化传入……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古代的货币，但它并不具备货币所应具有结实耐用性。因为天珠的图案有明确的等级划分，它也可能是古代告身制度的徽章；或象征军衔的兵符。也有学者考证称，在《旧唐书·吐蕃传》中关于“以瑟瑟易一良马”中价值高昂的“瑟瑟珠”正是西藏天珠……

以上的种种猜测都无史可证，但在帝玛尔·丹增彭措著的《晶珠本草》一书中提到，天珠可以入药，目前的很多藏药里也都会添加天珠的粉末，用于治疗中风、癫痫等顽疾，这些疾病都被藏族认为是“恶灵附身”所致。十七世纪的佛教文献里提到，九眼天珠和达洛天珠有护身符的功效。而藏传佛教宁玛派总持顶果钦哲仁波切也说过，天珠对佛教徒的修行有助益。

在拉萨转了几天，除了几座较大的寺庙，我们很少看到真的天珠。黄勇告诉我，以前藏区比较大的家族里都是有天珠的，并且代代相传。在康区东部以及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些藏民，把天珠当做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视之赛过一切珍宝。但随着天珠价格日益增高，很多人开始变得不那么坚定，时有传来天珠在银行抵押换钱，或者天珠换楼房的新闻，而真正的天珠在藏地也越发少见。

与出土的数千年前的项链装饰品如出一辙，日喀则民间市场的康巴人依然将诸多形制不同的珠宝串成一串，挂在脖子上售卖。一串珠子里有真有假，全凭买家眼力。交易方式也采用非常古老而隐晦的袖语完成，交易双方通过在袖筒中拨动手指来讨价还价，既能防止语言不通造成误会，也不会被旁人知晓交易细节。黄勇不断用康巴藏语和袖语与那些珠商周旋，问了一圈下来，天珠的价格从几千到几百万不等。黄勇告诉我，在这些天珠里，真品不足百分之一。

到底有多少颗真天珠存世？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答案。但藏族有个传统说法，世间所有的天珠可以堆满一整张牦牛皮。这么一估算，大约能堆数十万颗吧。在这些天珠里，两眼天珠和虎牙天珠又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或许由于单数眼睛的天珠不如双数的容易对称，所以数量也相对少一些。据《格萨尔王传》记载，天珠最多有二十一眼，但是没有人见过。在黄勇亲眼见过的真品天珠里，最多只有十二眼，也曾有人拿出过一颗断掉的十八眼天珠，但由于断成三截，已经无法判断是否是原本的天珠断接了。



觉沃佛法冠上镶嵌有70多枚天珠，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法冠正中的双线九眼天珠（下图）。由于天珠与佛教关系密切，许多信众也将其与佛珠一同佩戴，或直接将其中串入佛珠中，作为佛珠的一部分。

